

在荆棘中歌唱

——《荆棘鸟》与《红字》女主人公形象比较

孙明丽

(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

提要:《荆棘鸟》与《红字》都描写生活于英属殖民地的女性为争取爱情而付出的艰辛和展现的勇敢。虽然前者以“荆棘鸟”的形象闻名于世,但无论从时代环境还是从宗教桎梏角度看,《红字》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抗争之路都更为艰辛和痛苦,她需要比梅吉更为惊人的勇气,因此也更能体现“荆棘鸟”意象。

关键词:“荆棘鸟”意象;形象比较;殖民地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6-0126-3

Singing among the Thorns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eroines in *The Thorn Birds* and *The Scarlet Letter*

Sun Ming-li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The Thorn Birds and *The Scarlet Letter* depict two similar women images, Meggie and Hester Prynne, both of whom live in British colonies and would search for love at any cost. Meggie is famous for her rebellious image, however,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Hester Prynne is more like a thorn bird no ma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or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oppression, since her final liberation need experience more hardships and demonstrate more braveness.

Key words: the image of “thorn bird”; image comparison; colonial literature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有两位英属殖民地的女性在与宗教的抗争中展示出异常光辉的形象: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笔下《红字》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和20世纪澳大利亚作家科林·麦卡洛《荆棘鸟》中的梅吉。她们都尊重个人权利,在与外部世界的抗争与内心世界的挣扎中释放自己的潜能,是男性世界的反抗者,是女权主义者西蒙·波娃所说的“第二性”或“他者”中的杰出代表。她们都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移民国度,爱上的都是宗教神职人士,都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并都为爱人育有一个孩子。表面上看来,梅吉比海丝特更加勇于追求爱情,更加勇于反抗,就像一只荆棘鸟;但是,本文认为,海丝特比梅吉更加符合荆棘鸟的精神,是更彻底的“解放的人”,这一精神体现在她们不同的成长背景、情感存在方式、生活环境和宗教桎梏等方面。

1 不同生活环境:倍受宠爱与坎坷不幸

梅吉从小就被宠爱着。幼年的梅吉生活在新西兰的一个穷苦家庭,靠父亲帕迪替人家剪羊毛维持全家的生

计。梅吉是这个家庭一群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在母亲菲的心中,梅吉只不过是她自己的翻版而已,会遭遇与她一样的命运,所以不值得过分宠爱。在菲看来,女人一出生就是悲苦命运的承受者,所以她漠视梅吉的存在,不疼爱她,不教导她。母亲的漠视使得梅吉缺乏一般女孩子的矫情,更为坚强一些。梅吉得到父亲、哥哥的呵护,父亲和哥哥成了梅吉童年的保护神。男性化的环境也造就了她执着、勇敢的个性。她自小就表现出对厄运的一种极大的承受力。男人们的胸怀与见识也使她不同于其他女子。搬到澳大利亚后,虽然没有继承姑母的财产,却也过着相当富足的生活,再加上拉尔夫从一开始就对她百般宠爱、有求必应,可以说梅吉的生活过得十分心满意足。

“除了家庭对梅吉性格产生影响外,澳大利亚独特的气候特征也造就了梅吉坚忍不拔的精神。”(郭雪梅 2009: 216-217)书中多次出现关于澳大利亚的气候以及环境的描写,例如,“好年景能下10到15英寸的雨水,坏年景降水就会少于5英寸,也可能滴雨不下”,“冬天干旱,夏天就没有雨水,茂盛的没膝高的草在炎炎烈日的照射下

变成了茶褐色,甚至连片叶心都蔫了”(考琳·麦卡洛2008)等等。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这样就别无出路,那些缺少韧劲的人在这种大西北是呆不久的。

因此梅吉变成了一个沉静,具有非凡的自我控制力和强烈的自尊心,坚强勇敢的人。所以当梅吉发现自己爱上拉尔夫的时候,她选择了直白地表达,勇敢地追求。她在对待自己的爱情时那么坚定、勇敢、坚忍不拔,其实就是她的个性使然。

海丝特的艰难主要来自于她不幸的婚姻。她出身高贵,但家道中落,因此身份低贱。她受父母之命嫁给了齐灵沃斯。在父母看来,齐灵沃斯有丰厚的经济基础、渊博的学识,定会给海丝特带来幸福。但他们没有料到海丝特婚后的生活却有如败在墙上的一丛绿苔,靠腐朽的养料来养育。书中描写年轻的海丝特“身材欣长,体态优美绝伦。她的秀发乌黑浓密,在阳光下也光彩夺目。她的面庞皮肤滋润,五官端正,在清秀的眉宇间还有一双深邃的黑眼睛,使之极为楚楚动人”(霍桑2007)。就是这样,一个美人,在她还不懂选择爱情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畸形、衰老、多病的学者齐灵沃斯,由此开始了悲剧性的人生历程。他们之间有婚姻关系,却不存在爱情,更没有情感上的共鸣。“齐灵沃斯选择海丝特作为妻子一部分原因是海丝特的青春美貌,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渴望点燃内心的炉火,期望从海丝特身上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海丝特答应嫁给他的原因是当时的不谙世事,受到了齐灵沃斯的诱惑,认为在他身边就是幸福。”(李儒寿2005:486-489)海丝特曾向齐灵沃斯坦诚,“我从未对你有过爱,也没有假装爱过你”。海丝特与齐灵沃斯之间的这种不和谐、不自然的婚姻关系,对于海丝特的心理是一种伤害,对于她作为女人的本性是一种侮辱。它无法满足海丝特对真正的爱情的渴望,也最终导致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大胆追求。

她被送到新英格兰,丈夫在海上失踪,两年音信皆无,而她自己则孤苦无依地漂流异乡。所以在波士顿独居的日子里,海丝特结识了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她心中那种强烈的感情被唤醒,爱情在他们之间产生了。然而,这种爱情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宗教法律下不可能发展成为合法的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海丝特选择了勇敢抗争去赢得幸福之路,他们暗中结合,这一结合表明了她追求婚姻幸福的勇气,体现了她对宗教的反抗和挑战。

此外,海丝特比梅吉更加勇敢,还体现在她们面对的不同时代环境上。梅吉比海丝特幸运得多,她所处环境之宽松是海丝特无法与之相比的。两位女性都育有私生子,但是梅吉的家人朋友都知道这一事实并能体谅她,保护她,使得梅吉没有遭受世俗道德的谴责,安然地带着拉尔夫神父的孩子生活着。而海丝特则远没有梅吉那么幸运。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的女儿打一出生就是耻辱的象

征,是罪恶的象征,是活生生的红字,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人们鄙夷的目光,时刻提醒着人们,提醒着海丝特的“罪行”,是“从一种茂盛的罪恶的热情中,开出一朵可爱的不朽的花”。海丝特独自抚养珠儿需要的是无比强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是梅吉永远无法体验的。因此,海丝特比梅吉更勇敢,一个倍受婚姻压抑而又毫无依靠的已婚女性,却可以选择追求一段不被社会、世俗、公众认可的爱情,需要无比强大的勇气和力量。

2 不同宗教桎梏:简单的外部敌人和复杂的自我救赎

梅吉出生于1911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20世纪上叶和中叶。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者绝大多数来自英国,他们把英国作为自己的母国,并且从思想到行为都极力以英国为标准。所以说澳大利亚文化带着欧洲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烙印。因此英国相对民主的政治文化环境也影响着澳大利亚。那时的澳大利亚只有短短的12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它没有悠久的历史,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也没有强大的统一的文化传统约束和限制人们的行为,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度,因此人们还可以自如呼吸。

梅吉的母亲菲婚前曾是虔诚的英国教会的信徒,尽管因为嫁给帕迪而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容忍帕迪的宗教信仰,和丈夫一起作弥撒,注意让孩子们去朝礼天主教的上帝,可是由于她从来没有皈依天主教,因此也免去了很多日常敬神的细枝末节,譬如饭前的祷告和睡前的祈祷等等。梅吉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对宗教的信仰显得不是很虔诚。在她内心深处有着最自然最朴素的想法: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拥有何种身份、种族、宗教信仰的人,都应该是一样的、平等的。

当拉尔夫以侍奉上帝的名义拒绝梅吉的爱情时,梅吉伤心、失落,同时也明白她爱拉尔夫,而上帝抢走了他。于是她说“上帝和我,我们互不喜欢”,并敢于质疑上帝的合理性,敢于指控上帝“由于畏惧你,我毕生都在走一条笔直而狭窄的小路。然而上帝给我带来了什么呢?一丝一毫也没有,尽管对你书中的每一条戒律我都尊奉不违。你是个骗子,上帝,是个令人敬畏的恶神……”(考琳·麦卡洛2008)梅吉不认为上帝是至高无尚的,她把上帝看成敌人,甚至是自己的情敌,她用女人特有的方式——与拉尔夫生有一个孩子,来和上帝对抗。在梅吉眼中,孩子不只是她和拉尔夫的爱情结晶,还证明她“从上帝那里偷到了拉尔夫”。对于梅吉来说,戴恩是教会绝不会从拉尔夫身上得到的东西,是她自己和上帝争夺拉尔夫的胜利果实,是她毕生追求的验证。

对于宗教,梅吉没有那么深刻的畏惧和情感糅杂在里面,因此也从未觉得自己会受到惩罚,所以她一直勇敢

地追求着拉尔夫的爱。

而在《红字》中,海丝特生活在17世纪宗教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她深信上帝的存在。那个时代的新英格兰奉行一个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迁移到这里的清教徒们仍然信奉英格兰的宗教教义,并且加以发展,致使它的苛刻严酷程度比起英格兰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狂热的清教徒为了捍卫他们宗教的纯洁和正统,对于来自罗德岛的贵格会教派的清教异端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驱逐甚至将其置于死地。对于该殖民地内部那些所谓的异端分子或触犯宗教戒律的教徒也进行了严厉的迫害。”(李儒寿 2005: 486-489) 宗教势力非常强大,人民普遍将教义作为心灵和行为的准则,海丝特也不例外。

海丝特虽然深知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具有自身的神圣之处”,但她还是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宗教戒律,在上帝面前自己是罪恶的。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向往婚姻幸福而又具有浓厚宗教思想的普通女人的苦苦挣扎。她无法摆脱自己的罪恶感,她坚信上帝的存在,于是更加惧怕上帝对她的惩罚,尤其惧怕这一惩罚落在她唯一的宝贝——珠儿身上,“她每天忧心忡忡在观察着孩子逐步成长的个性,唯恐发现某种阴郁或狂野的癖性,即那些跟产生这个小生命的罪恶相一致的癖性”(霍桑 2007)。于是,她日复一日地忍受凌辱折磨而毫无怨言,竭力使自己相信这样最终会净化她的灵魂,赎去她的罪恶。在海丝特公开受辱之后,她选择了独自承担生活的痛苦,她性格坚毅,绝不乞求他人的同情和宽恕。即使有人因为曾经接受过她的帮助,而准备向她表示一点怜悯的时候,她也毫不动心,而是把手放在胸前的“红字”上以示拒绝。海丝特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更加执著于真挚的爱情,同时也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心灵质问。

一方面,海丝特要忍受世人的责难;另一方面,她还要面对自己背叛了信仰而带来的恐慌,她须要抗争的不只是世俗的非议,还要与自己的内心和信仰对抗。即便面对这双重压力,海丝特还是选择勇敢地将孩子生下,并决心将其抚养成人。在这一点上,她甚至赢得了敌人的

尊重:一些指责海丝特不纯洁、不道德的人,也不得不对她表示叹服,承认她比那些为了隐瞒罪行而抛弃自己骨肉使之因无人照管而死亡的或由他人抚养的女人,要勇敢得多。

3 结束语

如同荆棘鸟所寓意的那样,真正的爱 and 一切美好的东西须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但是,当我们把棘刺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海丝特和梅吉都是荆棘鸟,但比起后者,海丝特的“歌唱”更为悲壮,在更加复杂、黑暗、压抑的环境中,她仍然义无反顾地让荆棘贯穿身体,用青春、眼泪和热血完成了人生的绝唱。因此,无论是从时代环境、还是宗教桎梏的角度看,海丝特·白兰的抗争之路都更为艰辛和痛苦,因此也更能体现“荆棘鸟”这一意象。

参考文献

- 陈坤. 宗教与人性——解析《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J].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9(1).
- 郭雪梅. “荆棘鸟”式的爱情——读《荆棘鸟》有感[J]. 科技文汇, 2009(5).
- 霍桑. 红字[M]. 胡允恒译.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考琳·麦卡洛. 荆棘鸟[M]. 曾胡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李儒寿. 《红字》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性格特征探析[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5(4).
- 彭丽华. “人性”与“神性”的抗争——从《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看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J]. 理论学刊, 2009(4).
- 杨发建. 带着荆棘歌唱的鸟——分析《荆棘鸟》中菲的形象[J]. 时代文学, 2006(3).

收稿日期: 2010-08-04

【责任编辑 郑丹】